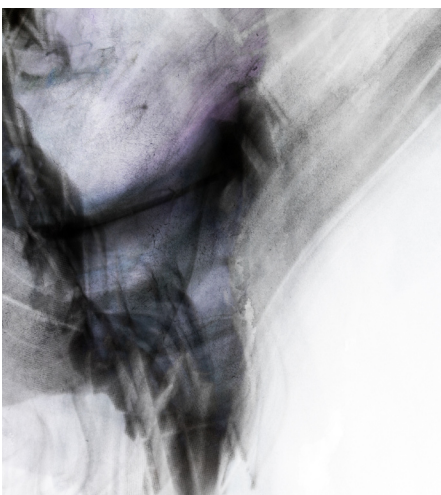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創意獎 黃瀚萱 蟲洞



我懷疑那裡住了一些蟲子。

蟲子們終日潛行，不著痕跡；牠們與人類共同在一座城市裡仰息，卻沒有人見過牠們。牠們喜往高處爬，總是能在閣樓裡，覺得自己賴以維生的養份——牠們吸吮著閣樓裡的腦——但寄主似乎不曾察覺任何異樣。我比誰都要清楚，閣樓裡確實發生過什麼，只因在這些蟲蟻日以繼夜地穿梭蛀食下，大腦皮質開始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孔洞。

--

每每探身環顧蠹孔四周，且見頂上露筋脈、腳下浮血氣，經穴脈絡交織縱橫，形勢險峻。洞築本身或深或淺、或寬或狹——有的深似井、有的淺如瓶，有的寬比溪壑、有的狹比杯觥。再往裡頭瞧去，孔壁滿是起伏褶皺，其間雜有許多透著微光的游絲，猶如霧靄一般，為這些孔洞褪去了詭譎氣象，反而顯得氤氳迷人。

--

在洞裡，雖然隔了層迷霧，眼前的影象卻益發清晰——是映畫！那是一部部貯放在閣樓裡的映畫。蟲子們造出來的孔洞，頓時成了瀰漫著童話氣味的放映室。放映室裡播放著，一幕幕帶有音效與色彩的連續成像，就在那片霧靄之後、蠹孔的盡頭。這裡是在地圖上找不到的新大陸，一處專屬於我的秘密樂土。

穿越濃霧，什麼也沒有，伸出雙手，只抓到虛無。我常在這寂冷的空間裡，聆聽每個孔洞訴說著不同的，鵝黃色的故事。

閣樓裡的放映室不會歇息，縱使我未曾在這裡遇見其他觀眾。